

蓮

峯

集

四

欽定四庫全書

蓮峯集卷七

宋 史堯弼 撰

論

五帝其臣莫及論

聖人以神道役天下非特使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知而不可議雖貴為大臣而所謂天下道德渾備之士吾能默然運之于不可知之間而使之自盡于天下以助吾為治而卒不知其所以然者何也蓋役人者道全于

神聖之妙而役于人者道偏于職業之間夫道一而已
大者得其全而為君小者得其偏而為臣是以天下之
偏者必聚而求合于大全之君以為之用為其君者能
廓吾大全之神道而默然運動其中故在上者得以優
游無為而道常有餘在下者謂之服勤而道常不足此
天下所以不勞而治也故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
夫五帝役人故其道全其臣役于人故其道偏君臣之
間職此而異矣嗚呼五帝之時天下淳風未散也天下

之人皆君子也皆道德之士也其間與人主大有為而天下推其賢者必其英偉矯拔之人也有如是之臣宜必有大過人之君如五帝者以運其材智使之常為我用而自以為當然而不逃吾神道之中苟非君有所過之臣有所不及疇克爾哉今夫大匠指揮百工而無敢不從其令者因其智能技巧有以過之也五帝之治天下亦若是而已故立制度風教化使天下陶至治之盛未足以窺其妙用也子萬靈柔遠人使薄海內外浹吾

恩而漸吾澤未足以觀其妙用也其妙用常存于不可見之間能使亮功熙載之人可以為之用不可以企而及此神道之至也孟軻有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見于施設而難可名極天下之至精通天下之至變道至于此無以復加矣而五帝之治天下一本於此故其時也斯聖人者端然于法宮之中未嘗動容變色而能運用夫風后重黎與夫四岳九官

十二牧之徒綽然而有餘雍然而有序而天下之人莫能窺其界量及成效已見而當時亦不自知其為神其妙用可勝言哉是以仲尼系易至神而化之必歸之黃帝堯舜固其宜也彼為風后為重黎為四岳為九官為十二牧使之穆天緯經國體則固其所長至于神其道妙其用則在所不能故五帝之所以顯諸仁其臣可得而能也五帝之所以藏諸用其臣不可得而能也能其所易而不能其所難不及其君也可知矣五帝之道何

異乎天地之道也天以神地亦以神故育萬物而不可得而名然星辰雨露皆天也而終不可以侔天之大山川丘陵皆地也而終不得參地之厚故五帝之臣終不可以及其君然而其君雖過其臣天下後世皆以為過而五帝不自以為過聞其臣言則惟恐不及此又其過人者也嗟呼後世之君非無聰明睿哲之資非乏勤銳希慕之志而終不能躋五帝之萬一者蓋其臣負其才而欺其君為君者復無微妙運動之術以臨其下上無

所長下無所短此莽操所以亡漢仲達所以傾魏也其甚者希五帝而反乃違戾或矜材鬻智以求過其下而自謂神聖或設邊幅厓岸以待其臣而自以為不測不知已大失聖人之意是豈知有心無心之間哉以是而治天下其五帝罪人歟由是推之帝王之王天下必有以過其臣然後其才可得而運用非過以才也過之以道也後世之治雖弗逮五帝然亦有可觀者觀漢高祖度量漢光武沉幾過其臣唐太宗英畧過其臣故能運

用當時人才以取天下彼晁錯得之而未盡何待聖人之淺而自叛其說也七國之反請帝自將無乃前日自親之策乎然腐儒曲學不論五帝所以取天下而區區陳晁錯之失蓋亦疎矣

秦伯可謂至德論

君子之於天下不求其德之可見而求使其德之不可見是以功足以及百世君子於此辭之而不為澤足以被萬物君子於此避之而不居寧舉而推之於人使天

下受其賜而已不與焉此其用心不亦甚大而其為道
不亦甚遠也歟吳秦伯之將遜商之將衰而周之將興
盖可必也以秦伯之興而得立於天下其功之可以及
世而澤之可以被物者亦可必也而秦伯方且逡巡固
避若無能然必舉而遜之王季以待文王之興寧使天
下被文王之道而已不與焉此其志在於天下而豈屑
屑然遜國以為高逃名以為美哉孔子曰秦伯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甚矣世之人不

足以知聖賢之意則以為舉當受之國而與不當受之
人此人之所以難能者既有遜國之實而深逃遜國之
名此又人之所難能者而遂以此為泰伯之至德夫舉
國而畀人好名之士可得而能也有其德而辭其名遜
世之士亦可得而能也泰伯之德豈好名而已乎抑亦
遜世而已乎是二者皆不足以為德而況所謂至德者
哉方太王之居豳也周之王道雖未行於天下而天下
之心已歸於周矣君子幸而出於此時豈不欲有為於

天下哉使泰伯於此奮然以周家之業自任天下必不以我為貪使王道自我而成天下必不以我為專而泰伯則不然以為天命之歸有待於文王天下之人方陷於塗炭亦有待於文王寧使王道待文王而行不必其行於我也使王業待文王而成不必其成於我也於是脫然捨去其所當傳之業而不以為嫌遠託於蠻夷之地而不以為陋以成文王之德於天下率天下之諸侯環向而惟文王之歸舉天下之民無有遠邇莫不均被

文王之澤而周之勲遂大集於天下此其心豈遜之以
位哉亦遜之以德而已豈特為周室哉將以為天下而
已及夫王道既已行王業既已成天下皆知其為文王
之功而已不與焉此豈尋常遜國以為高逃名以為美
者可希其萬一哉是知以天下遜於人猶可能也遜而
使天下蒙其澤所不可能也澤及於天下猶可能也澤
及天下而使人不知其澤之所從不可能也非天下之
至德其孰能與於此哉昔之以位遜人者非一矣堯之

於舜舜之於禹以天下遜者也伯夷之於孤竹子臧之
於曹季礼之於吳以一國遜者也其事之大小不同故
其效之淺深亦異今秦伯之遜不過區區之幽七十里
之國而已而孔子乃以天下遜歸之此與伯夷子臧季
札遜一國者何異而乃加之以堯舜遜天下之名何哉
嘗聞之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君子之
不以天下輕授人如此故堯之遜為天下得舜也舜之
遜為天下得禹也今秦伯之遜是為天下得文王也此

其用心豈非堯舜為天下之心歟堯於此使舜之道及於天下舜於此使禹之道及於天下而泰伯於此亦能使文王之道及於天下此其所收之效豈非堯舜及天下之功歟遜行於蕞爾之國而其道大被於天下雖謂之天下遜其誰曰不然是以伯夷之遜人不過稱其清子臧之遜人不過稱其節季札之遜人不過稱其義而泰伯之德至於民無得而稱豈非其道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名言者歟雖然泰伯所用之心所收之功與堯

舜同而其所遭之事則與堯舜有大相遠者堯舜之遜也當德業之已成天下之全盛而舜禹又皆有已試之功故堯舜之德可得而見也今泰伯之遜也當德業之未著天下之未一而文王之方幼又無已行之驗故泰伯之德不可得而見也孔子之定書於堯舜之遜止直著其事而未嘗論其所以然豈非以其顯而易見也歟至於泰伯則不然必斷然表而出之曰至德以明示天下後世嗚呼泰伯之心非吾聖人其誰明之

曾子論

道之難言也久矣不可以一言而求其幾也使其一言而可幾也則聖人豈不欲盡言以告人哉聖人惟急於告人是亦嘗有言矣然其為言亦不過舉其端而深託其意使人探焉而自知淺深隨其所受而得斯已矣其所以為言者蓋未嘗指名其實也非不欲指也而有所必不可也昔者虞夏商周之君始舉其所謂道者而明用於世而猶未著於言也及商之衰文王適當其時有